

高高山上，有座城堡。红色的石街，红色的石院，红色的石屋，红色的石桥……盛夏，从“太行山最绿的地方”——前南峪走进英谈村的时候，这座掩映在太行山绿树之中的“红色石头城堡”就长驻我的心中了。

那是一个午后，和一群文友被御载在邢台县路罗镇一个不起眼的路口时，被盘旋山路搅昏了大脑的我，连问了几遍，方才记住“英谈”这个陌生的名字。走在通往山寨的斜坡山路上，还自以为是为地想，“英坛”、“英坛”，一定是和“天坛”、“地坛”相类似的古迹。然而，当我站在一堵红石寨墙前，被这座“石头城堡”惊醒时，它带来的冲击似乎不亚于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这就是英谈古寨。太行山东麓腹地河北邢台县的一个小村。伴着沿街而下的潺潺溪水走进英谈村的时候，眼前似是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界。石寨墙、石宅院、石板街、石拱桥……一座座由硬朗朗的太行红石砌成的红色石楼，层层叠叠，直冲云天，和高高的拱形石寨门一起，再现了中世纪欧洲的城堡。

在英谈的那个下午，我一直有恍若隔世之感。脚下是石头，房屋是石头，房顶上也是石头；远看二层或三层的楼房，进门却是一座座四合院，一个一个独门石院随山就势无丁点儿铁木地摆

在了一起，与大山、绿丛、水流、劳作等场景连缀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淡彩的水墨世界。惊诧地想，英谈莫非是一个梦？不，英谈更像是嵌在太行山的一幅山水画，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不，英谈其实只是属于英雄的美梦，一个人世的奇迹。相传，英谈原本是黄巢起义军留下的营盘，被乡民叫来叫去叫成了今天的英谈，图解成了一个英雄召开过座谈会的地方。让英谈美梦成真的是一路姓高人。明永乐年间，山西一路姓大户来此，

红色英谈

董素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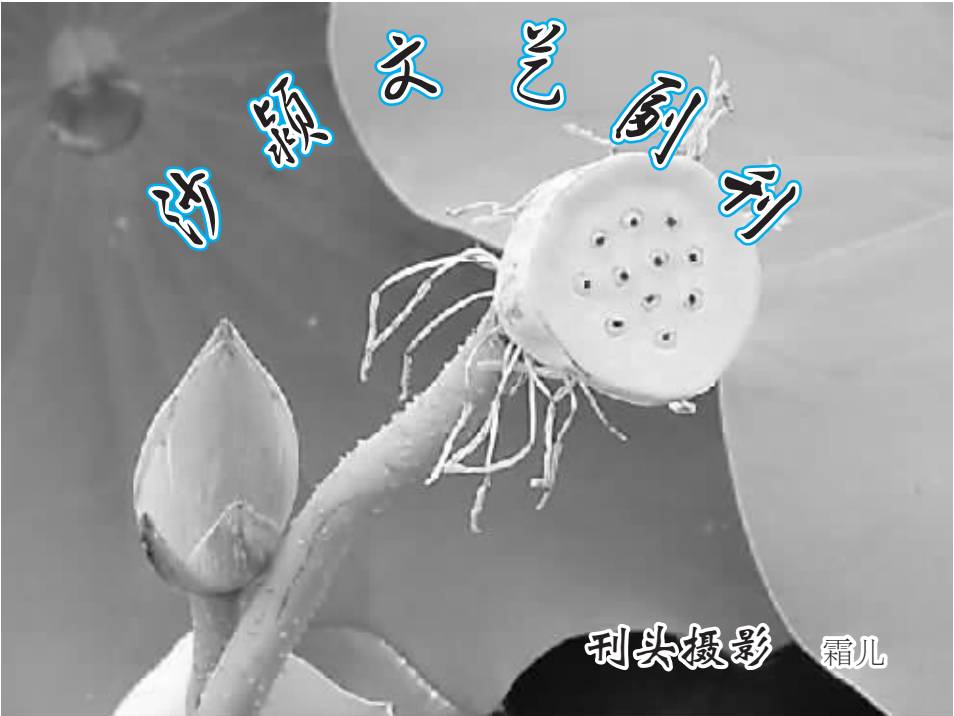
看到英谈处于两水交汇、群山环抱的风水格局中，欣然在此落户，借助这方山水的生气，路姓渐成大家，鼎盛时三支四堂，形成了保存至今的六十七处院落。据说，当年的路家店铺无数，土地遍及冀晋五县。从英谈去北京或是天津，路家人从不住别人的旅店。咸丰年间，河北南部大灾，八九百饥民蜂拥而至，老掌恒大发慈悲，一概收容，吃饱喝足后派他们修寨墙，替国家以工代赈。到清朝末年，三支四堂主人都迷上了书

锵锵的石板在诉说着往日的时光，精雕细刻的门窗诠释着曾经的富足和奢华。石缝间滑落的是时间，沉淀下来的是古朴、苍凉之美。在英谈，浑然天成的石阶、石板、石栏杆，只留下深壑纹路的古朴、古井、古寨墙，一年四季都不干涸的老井，再旱再涝也不会增减一点水量的滴水泉，妙趣天成的龟背石，乃至那些古老的式样绝无重复的窗棂，把英谈扮成了古趣丛生的世界。随处可见的石井、石碾、石磨、石臼、石杵……更透

着这一方石头天地的古朴和神秘。就像一位作家的妙语，是时间老人的一个盹儿，使英谈和周围拉开了几百年的距离。

说老实话，当我敲下“红色英谈”几个字时，一句话总在我的耳边萦绕：“第一次到路罗镇的时候，我不禁惊诧于英谈的红了。”不用说，我有点害怕明眼读者笑话我蹩脚的套用。但不知怎的，想起英谈，朱自清先生的“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老是响在耳边。是的，从贸然闯进英谈的那个午后，一个红色的英谈，石头的英谈，拙朴得近乎原始的英谈就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了。

在英谈，只有舒缓，只有诗意，只有静谧，置身在水波不惊的世界，你会忘记前世今生，不知身在何方。没办法，英谈实在太怀旧，怀旧得让人脆弱，不得不释放心中的柔软；英谈实在太温润，温润得如低回惆怅的宋词，仄仄平平，平平仄仄，由不得你没有诗情；英谈实在太拙朴，拙朴得近乎原始，老屋、老街、老墙，石碾、石磨、石桥、柴灶、农具、箩筐……让人想起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每天早晨，你必须重新掀开废弃的碎砖石，碰到翠绿的、生机盎然的种子。”英谈又实在太从容、淡定，可以抛开尘世的喧嚣，宣告这里就是世界的全部。



刊头摄影 霜儿

梦里依稀红薯香

王雪涛

一日，走在异乡繁华的城市街头，忽然闻到一缕香甜的烤红薯味，只见路边一个卖烤红薯的小摊上正冒着氤氲的热气，边上围着几个人正津津有味地品尝着香甜美味的烤红薯。

记忆又回到童年，那时的中国农村仍徘徊在温饱线的边缘，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把人们折腾得不仅物质极度匮乏，连精神也苍白得如人们没有血色的脸。落后的技术与禁锢的思想，使贫瘠的黄土地出产的粮食无法养活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的人们，于是，漫长而苦难的岁月里，红薯成了最好的救命

的东西，它是每家的亲戚，面对饥饿与贫穷的我们一起作最后的坚守。那时候，家家户户都种上大片大片的红薯，因为红薯不仅产量高，而且红薯叶、红薯梗还能拌玉米面蒸着吃，再泼上些蒜汁，就是一道不可多得佳肴，能为人们省下些粗粮。深秋了，下过霜后，红薯叶开始变黑，收获红薯的季节就到了。大人们举起抓钩朝着裂开缝的主根周围铲去，一大串硕大肥实的红薯就蹦了出来，不一会儿就堆成了一大堆，远远望去，小山似的，煞是喜人。孩子们喜欢吃刚刨出来的红薯，擦去上面新鲜的泥土，就大口大口地嚼起来，既脆又甜，穷人家的孩子一年到头吃不到什么零食，红薯就成了他们最解馋的东西。红薯秧从地里拉回家后，树杈上、墙头上，晒得到处都是。冬天气，晒干的红薯叶就是乡亲们下面条的菜。整个冬季，人们吃着红薯窝头，喝着红薯汤和红薯叶面条，就这样一天天重复着相同的日子。有句流传很广的话“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就是对那时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红薯可磨成面粉做窝头和面条，是乡亲们日常的主食。记得家里的磨房安放着一盘

谁也不知道转了多少年的石磨，表面坑坑洼洼，粗糙不平。在昏暗的油灯下，蒙着双眼的驴子在窄暗的磨道里不知疲倦地一圈圈转着，就这样碾着面粉，碾着岁月，碾着一代又一代人简单而遥远的梦想。我常牵着奶奶的衣襟影子似的跟在她身后扫磨盘上的红薯面，闻着红薯的芳香，看那纷纷落下的面粉，心中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

历史的车轮跨进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十年浩劫的阴影才逐渐散去。在富民政策的号召下，乡亲们投身于经商办厂、创汇增收的经济大潮中。富了的乡亲们在村里修了水泥路，装上了路灯，用上了液化气，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每天都像过年似的，顿顿都有大米、白面、鸡鸭鱼肉……常常犯愁不知吃什么好。于是，红薯又重新摆上了人们的饭桌，当做调剂生活的美味佳肴。老人们常摇头叹息，感叹这生活变化真是快，昨天还是贫穷人家标志的红薯，今天又堂而皇之地走进人们的生活。当一种食物一直伴随你生命的一个时期时，你会认为这是一种无奈和悲哀，总是想方设法排斥它、拒绝它，但当你远离这种食物多年后又不期而遇时，又觉得依然是那么温馨亲切，似乎又回到了过去的辛酸岁月，于是会以一生中少有的热情接受它。其实，人们并不简单地是为品尝红薯，而是对生命中一段难忘岁月的钩沉和打捞，当人们品味红薯芳香时，也是在回味那曾经占据过一段生命的时光。

岁月如烟。当年整天和红薯为伴的日子渐渐远逝，如今的我总是不时想起家乡那曾经与乡亲们相依为命的红薯和那段难忘的红薯岁月。今天，如果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里偶尔发现一大片碧绿的红薯地时，我不知道它带给我的喜悦，还是酸楚。

也很开心，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一路上，母女俩有说有笑，幸福洋溢在母女俩的脸上。

生活中，我们常常感到有诸多困难和压力，折磨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因种种理由而放弃了许多梦想，但这次和小梁一起爬山的历史，让我感触很深，那么长，那么陡的山路上有重重困难和障碍，其中任何一个困难和障碍都可能让小梁放弃带女儿爬山的念头。然而，小梁为了女儿能看到山顶的风景却选择了迎难而上，她背着女儿跨过那些困难和障碍而爬到了山顶。

母亲背孩子上山，是一种深沉的爱，也是一种勇气——一种知难而进的勇气。我们在生活中，也应有这种勇气。只要有这种勇气，不畏艰险，敢于迈出克服困难的那一步，我们就有可能战胜困难，达到目的。

母亲背女儿上山

方珍

下来歇息一会儿。歇息时，小梁没埋怨真累，而是夸女儿真勇敢，还一个劲儿地安抚女儿不要怕，让女儿没有一点儿恐惧感。女儿看不出丝毫的胆怯，只是看着气喘吁吁的母亲说：“妈妈，你累了，我自己走。”小梁听了女儿的话，欣慰地笑着说：“女儿真懂事。”但在又险又陡的地方，她一直紧紧地把女儿背在身上，一刻也不肯放手。母女俩就这样一步步爬到了山顶。女儿也许是因为看到了别样的风景，或许是因为和母亲一起爬山新奇，显得异常兴奋。看到女儿兴奋的样子，小梁

游武夷九曲溪

程鹏

云淡风轻溪上行，碧水青山似画中；笑语声声撩春意，玉女款款迓相迎；

阴云乍现飘星雨，惊雷突响动客容；须臾天开两岸阔，满目风光百媚生。



周口师范学院新闻系协办

在一次爬山旅行中，同行的小梁背着三岁的女儿完成了那次旅行，大家都称赞小梁真伟大。都说母爱是世上最伟大的爱，小梁背女儿爬山的行为确实见证了这句话，但更让大家感动的是她背女儿爬山的勇气。谁都知道山路不好走，自己爬着都困难，带孩子更不行，小梁倘若没有这种勇气，从而放弃带孩子爬山的念头，那她或许就不可能带年幼的孩子去爬山，更别说带孩子爬到山顶了。

在上山时，大家都为瘦小的小梁捏了一把汗，担心她自己上山都困难，更何况还带着孩子。可在旅行中，大家都改变了看法。小梁之所以带孩子来旅行，是想开阔孩子的眼界、增加孩子的阅历。山路平坦时，小梁牵着女儿的手，悠悠地走着，还不时地和女儿交流着，问女儿好不好看、好玩不好玩，女儿开心地告诉她：“好看、好玩。”山路狭窄陡峭

时，小梁就背起女儿，小心翼翼地往上爬，女儿很乖地伏在母亲背上，小梁不时地告诉女儿要抓紧妈妈的脖子。

在一处陡峭的山路上，立着一副几乎垂直的木梯子，单单一个大人上去，就得扶着梯子，小心地往上爬。我单独爬上去时，紧张得出了一身汗，回头看着立立陡陡的木梯子还有些怕怕。小梁一手扶着梯子，一手抱着女儿，一步步往上走，看到这场景，在场的旅行者都被感动了，这或许就是母爱的力量在支撑着她。当一段险路过后，母女俩就会停

桌、椅、柜、被褥等居家生活必备用品。他们还会择日到男方所在乡民政所登记、领结婚证。

到了结婚的日子，新婚头天男方家杀猪择鱼，过油焯菜，好不热闹。到了晚上，男方家里还会准备一锅大杂烩，招待被请来帮忙的祖家爷们儿。条件好的，几十元请一班唢呐吹上大半夜，还有震耳的铁鼓“轰隆、轰隆”地向人们宣告家人喜事的降临。

第二天，人们吃过早饭，帮忙的年轻人

豫东婚俗的变迁

朱国杰

便会在管事的带领下抬着装有肉、鲤鱼、果子、藕、粉条之类的盒子，打着扁担或竹竿，一路打打闹闹来到女方家抬嫁妆。大概十点钟光景，伴随着唢呐声，打扮一新的新娘由两个娘家哥用斗椅抬着把其送到太平车上。随着赶车人一声令下，拉车的三头牛拉动了叽叽哇哇的太平车，和着新娘嘤嘤的哭泣声，新娘的四位娘家兄弟扶着太平车四角恋恋不舍地把姐姐送到村口。

中午近十二点的时候，太平车来到了新郎家门口，早已等候多时的六个小孩子挑着麻秸火和烧红的犁铧围着太平车转上三圈，下车的大挂鞭炮、唢呐和铁鼓也随之响起。然后由新郎家请来儿女双全的

两位同族嫂子把新娘扶下太平车；另外有一位妇女会端着由小麦、大豆、高粱、谷子、麦麸、硬币掺在一起组成的喜钱，口中念着“五谷杂粮披头撒，又喂骡子又喂马……”撒在新娘的头上，以示福气的降临。临拜天地前，扶新娘的女人会在新房内，手拿木梳，口中念着“一拢二拢黄沙地两项，一拉二拉一年一个小毛娃，一梳二梳三年生一小窝儿”，以示对新人美好生活的祝福。

中午十二点，伴随着总管事高亢的吆

喝声，新郎、新娘会在放有红蜡烛、香炉、铜镜、五升斗、秤等什物的方桌前举行沿袭了几千年的婚礼仪式。在向长辈行过跪拜礼之后，年轻小伙子还会再闹一番。这时，帮忙的乡邻按照分工拉桌摆筷、端盘上菜，热闹的新婚场面宣告结束。第三天，新郎新娘回过门，新娘就要收回心安安分分地和新郎过日子了。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村青年男女的婚事仍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主，只是定亲的信物变为价值二三百元的手表，原

来定亲的三大件变为彩电、洗衣机、组合柜，外加三千、五千的彩礼，新房建成了两头沉的五间大出厦，拉新娘的太平车换成了花红柳绿的花轿。拥有吹打高手的唢呐班成为人们的抢手货，点放的铁鼓由原来的每次三响变为六响、九响。新娘的年龄由十七八岁推迟为二十二岁，他们在身心更加成熟、经济条件更为优越的氛围里步入了人生婚姻的美好殿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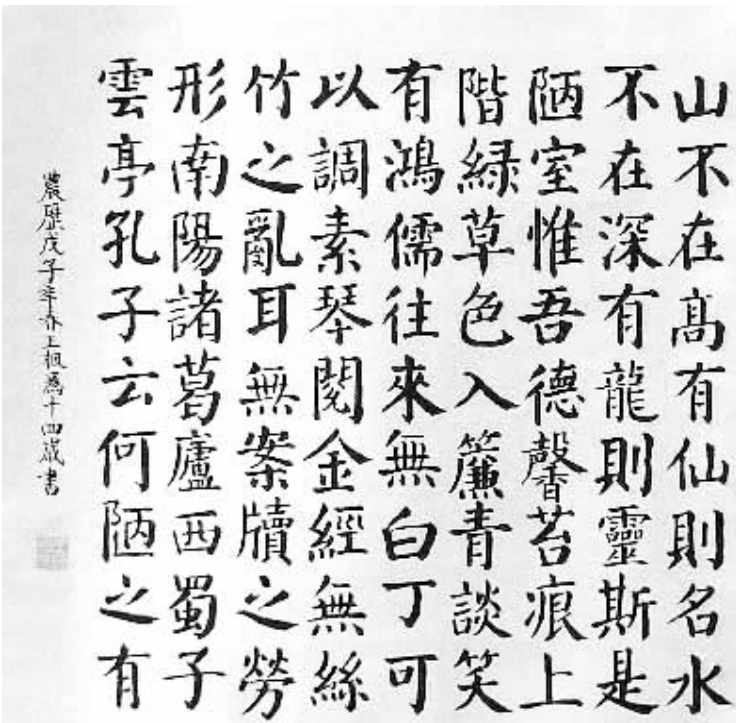
时间跨入二十一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打工经济的兴起，天南地北的姑娘和小伙，彼此在一起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双方分头做通父母的思想工作，男方会选个吉日，请来本族有较高威望的长辈，租辆轿车，带着烟酒和聘礼，到女方家高高兴兴地商定结婚的有关事宜。订亲的礼物变为了贵重的“三金”，冰箱、空调、摩托车成为新时期定亲的三大件，他们二十六七岁才结婚，还学着城里人不惜千余元拍起了婚纱照，新房则是新郎打拼几年而新建的两层小洋楼。结婚时，新郎不惜重金来迎亲车队去新娘家大搬家，还花一两千元请来了城里人结婚办喜事时才用的乐队，请来了新婚礼像师，让幸福美好时光永久保存。

如今，世事在变，婚俗在变，不变的是那沿袭了几千年的古老婚礼仪式和主婚人响亮地喊出的主持词——“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记忆·与共和国一起走过的日子

推开六月东湖茂盛的百叶窗
我踟蹰在躁动燥热的陈地小巷
在羲皇丢失的脚印里与你邂逅
顺便掬一捧繁星的荷香
放在我寂寞的心房
只因因为
你亘古的魅力来自遥远的地方
充满神奇的古老传说
还有那本散发着幽幽文香的《诗经》
至今仍是那样的撩人心肠

我悠然在栈桥的弯曲里
放眼曾经的梦里水乡
密密匝匝的浮萍碰出满目的散文
张挂在悠然自得的画舫
蒲苇丛里实实在在地发酵风情
藏长出绵延不绝的诗行
水做的青纱荡里长满故事
漫漶了古城不断充盈的胸膛
你日渐丰满肥腴
惹人遐思的俊美线条幻化成一列长廓
宛如初孕的少妇
恰似出浴临镜待嫁的新娘
雨季富含营养的奶水滋润着你



书法

王枫为(14岁)作

上世纪七十年代，老张和老李是邻居，老张是某局的副局长，老李是某工厂的工人。那个时代建立起来的同志感情，是没有地位高低贵贱之分的，老哥俩闲暇时经常在一起下棋、喝酒。

两家的关系非常好，老张的儿子叫张龙，老李的儿子叫李虎。李虎比张龙大一岁，两人以哥弟相称。张、李两家不分彼此，有时两个孩子在一起玩，到了吃饭的时候叫不回家，就是在对方家吃饭，这是常有的事。谁家做了好吃的，也都会给对方的孩子端一碗。

似水流年，转眼30年过去了。老张和老李慢慢地老了，两家的孩子也成家主事了，但两家还是邻居。

张龙在某局上班，媳妇在县医院；李虎是一名环卫工人，媳妇在街上修鞋。

起初，两家还像父辈一样交往着。张龙提拔为股长以后，找他办事的人很多，送的东西也很多。于是，张龙让媳妇把吃不了的火腿肠、方便面等一些东西送到李虎家。

李虎乡下的亲戚送来的红薯

和嫩玉米，李虎也总会让媳妇挑些好的给张龙家送去。李虎两口子比较忙，挣钱也不多，所以不经常改善伙食，尽管如此，每逢杀鸡宰鱼时，李虎还是让媳妇给张龙家端去一碗。

第一次，李虎的媳妇给张龙家端饺子时，张龙的媳妇愣了一下，但还是面带笑容接待了过去。

第二次，李虎的媳妇给张龙家端炸鱼块时，张龙的媳妇皱了了一下眉，但还是接了过去。

第三次，李虎的媳妇给张龙家端炖的鸡肉时，张龙的媳妇极力推辞，还说，你家挣钱不容易，我们也不缺这点吃的，以后就别再送了。

李虎的媳妇只好悻悻地把一碗鸡肉又端了回去。

李虎的媳妇委屈地跟李虎说，咱以后别再给张家端吃的了，人家不稀罕。

张龙的媳妇对张龙说，咱以后不要再接李家的东西了，不知道卫生不卫生。

从此，两家就不来往了。